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癡人說夢記

第四回 締良緣雙集女牀鸞 訪故友單愁過江鯽

卻說寧孫謀聽得有人呼救之聲，同魏淡然走下山去，尋聲找到池邊，只見一個幾歲的女子，在那裡呼喊，走近前去，問其緣故，他說道：「我的姊姊，掉在池裡了，快去救他出來。」二人趕到池邊一看，只見池水泛泡，果然有個女子掉在裡面，頭往上一冒又沉了下去，原來這池水，是通著大江，是極深的，淡然解衣欲去救他，孫謀道：「且慢，待我去救，我從前在水師學堂裡，學過一年，略知水性，賢弟不必冒險。」說罷，卸下長衣，跳了下去，停一會，果把女子托著望岸上送來。淡然幫著用力，把二人拖了上岸，那女人只有一絲氣息，孫謀連忙將他身子橫轉，背朝上，頭朝下，控在一條板凳上，口中吐出了許多清水，方才轉過氣來。那在岸上的女子走來，對二人福了兩福，說了些感激的話，扶著他姊姊去了。孫謀和淡然回到寓室，換去了濕衣，淡然猜著這兩個女子，是契辛的妹子，只不知如何掉在池裡。孫謀道：「且休管他，我吃了幾口水，肚裡很不自在，要將息一會。」隨即躺下，不表。淡然靠在窗前看書，天色向晚，契辛走來，淡然起身招呼，孫謀肚腹也好了，爬起來時，契辛便向他磕頭，慌得孫謀還禮不迭。契辛又向淡然作揖道：「舍妹深蒙二位救命之恩，家慈命弟特來叩謝。」閒談一會，契辛問起孫謀年歲若干，孫謀道：「小弟是甲戌生。」契辛掐指一算道：「今年才止九歲，真是少年老成，未可限量。」又問淡然，淡然是道：「小弟比寧兄小一歲。」契辛又問二人定下親事沒有，二人答道：「尚未。」又說了一會，契辛入內去了。原來契辛母親韓氏，是通州大名士韓凡民的姊姊。他父親就是八股大家，刻過文章稿子，官拜禮部尚書的韓愛廬先生，已去世多年了。凡民卻不喜做八股，弄些雜作，因此得名。他姊妹共有兩個，從小都跟著父親讀過書史，總算閨閣中的通品。姊姊嫁與陳商為妻，生下二子二女，子即契辛兄弟，長女名聶字慕隱，二女名紅字綴線。他妹子是揚州城裡龔道台的夫人，外甥名公釗，甲午科的舉人，有三個外甥女，時常來往。慕隱姊妹小時，請了個女先生，教他讀些閨門訓女四書等類，後來年紀大了，自己喜看些詩詞，吟詠上倒還過得去，只是刺繡女紅一概都不理會。契辛又教他練些氣力，所以日以拋球打鞦韆為戲。那日晝長無事，姊妹二人同到園中去打鞦韆，那鞦韆架子，卻近池塘邊上，繩子多時未換，有點爛了，這慕隱小姐，用力太猛，繩子一脫，掉下水去，雖然被孫謀救了出來，卻羞得要死。老太太聞知，來看女兒，安慰了一番。卻好契辛回來，老太太與他商議，細細問了寧、魏二人品行學問，意欲將女兒兩個贅他二人為婿。特叫契辛去拜謝他們，探問年庚，已否娶妻。

當下契辛問了寧、魏一番。回稟堂上，老太太甚是喜歡，就叫契辛去請二人進來相見。契辛重複到園裡去請寧、魏。寧、魏不知，遂即跟了契辛進去，從花園山徑裡穿過，卻不是從前進來的路途，過了一道柳堤，便是上房的側門。只見院子裡擺著盆景的花草不少，出了個月洞門，又是個大院子，台階上便是正房五間，中間掛付泥金八言對子，是前朝宰相劉木亭寫的，中間一軸人物，絹本舊的款字模糊，都認不清楚，一邊壁上掛著王瑯琊的屏字，一邊是倪雲林的山水，居中掛一盞保險燈，地下擺著些古銅薰籠痰盂之類。天然幾上，放著古銅瓶插鏡等類，門上一色西洋的線絨簾子。契辛請二人在炕上坐下，自己進房去了半天，聽得裡面咳嗽聲音，契辛先走出來，後面兩個垂髫的丫鬟，扶了老太太出來了，二人連忙迎上去拜見，老太太叫契辛攬住，不叫磕頭，說：「老身不能還禮，二位常禮罷。」寧、魏只得作了一個揖道：「小姪在此打攪多日，本應早來叩見，實因客邊衣帽不週，未敢造次。」老太太說：「不敢當，二位請坐。」寧、魏謙讓一回，方坐在對面椅上，契辛侍立在陳母椅後。

這位老太太，把二人瞧了多時，又細細問了家世，說道：「小女蒙二位搭救，著實感激，但是大女兒性情固執，不特不知感激，反覺自己出醜羞愧欲死，卻也難怪其然。老身有個兩全的法子，方才小兒說二位尚未聘定妻室，老身意欲將兩女許配二位，恰好差肩的年紀相當，真是天賜良緣，小女雖然醜陋，卻也知書達禮，勉強配得過的，但不知二位意下何如？」寧、魏聽了，慌忙站了起來說道：「名門淑女，當偶高賢，姪輩浪跡萍蹤，不敢辱沒令媛。方才池塘邊，因聞喚救之聲，事出倉猝，性命只在呼吸，所以不及避嫌，把令媛救出。今若聯姻，反被人說小姪是有意搭救的了，實在不敢奉命，望伯母原諒。」老太太見兩人推辭，頗有怒意道：「二位如此說法，倒是老身冒失了，世上只聞男宅求婚，老身是倒求過去的，若要不允，叫老身如何下得來場，二位也須想想。」孫謀改口道：「伯母且免動氣，便依了伯母的命，也須回家告知父母，再行聘定。」老太太說：「只要二位答應，寫封信去通知尊大人便了。老身歡喜爽快，就可擇日成婚。」便命契辛同二位到書房中開了年庚，叫村中王先生來擇日，這是天定的姻緣，不必看八字的。說罷，立起身來，對寧、魏道：「二位怨老身不能久坐，可同小兒到書房裡去談談。」扶了丫鬟便進去了。寧、魏此時，尚欲有言，不好意思開口，只得告辭退出。契辛引他二人出了上房，走到西花廳背後的那間書房裡，晚飯已經擺上。三人飯後，寧、魏又說起六禮不備的話。契辛道：「這事全是小弟承值，二兄不須費心。」寧、魏也沒得說了，想起二女容貌秀麗，態度安詳，卻也稱心，就在契辛書房中，寫了家信，告知父母。三人愈加親密，談到三更，始各歸寢。

次日飯時，契辛到園中說，日子已擇定後天，四位新人，一同合巹。就叫莊客去找裁縫，量了二人衣裳尺寸，連夜趕做袍套，靴帽是現成的，真是富家辦事容易。不到兩天，各色都已齊全，又放一隻小火輪到揚州接仰蠡一房，及龔家母女來鎮，族人親友搭船來道喜的也不少，陳老太太命將上房左右兩所房子，作為新房，將契辛夫婦子女搬入兩面後進樓房下去住。一切收拾安貼，到了吉期，鼓樂儺相，簇擁著兩對新人，拜了天地，送人洞房，那新人皆係見過面的，真是郎才女貌，說不盡的衾枕綢繆，鏡台偁倚。

自此寧、魏就在溫柔鄉裡，過了幾天，日則和契辛兄弟遊山玩水，唱和詩詞，夜則都聚在老太太房中，談今說古，傍翠依紅，把一心要訪賈希仙入學堂的念頭，早已打斷了一半，到底孫謀做人誠實，一日對契辛說起同伴賈希仙失散，對他不起，欲去上海尋訪的話。契辛道：「何不早說，這事容易，不必自己去的，但不知妹夫到鎮江時，是那一天？搭的是什麼輪船？」孫謀道：「是正月三，搭的怡和洋行輪船。」契辛又問孫謀有無賈希仙的照片，孫謀道：「有是有一張，係三人合照的。」便入房將那照片取出，契辛叫過一個莊客，當面將照片上指著賈希仙的面孔給他看了，又注明了姓名，約莫著鎮江到上海的日子，統通交代了他交與莊客，吩咐他到上海，托包探尋訪。孫謀又寫了書信，囑他尋著希仙，同他來此商議行止，莊客答應去了。

這時正是暮春天氣，園中牡丹盛開，寧、魏正是新婚燕爾，各人攏了各人夫人，到園中賞玩，孫謀觸動吟興，填了首菩薩蠻詞，囑三人和韻。到得晚上，三人和好，送給孫謀過目。正在那裡看時，丫鬟來請道：「大老爺二位姑爺去看信。」二人忙到書房，卻是湖北來的家信。命他一時不必回去，就在岳母家用功，秋間去應鄉試，兩信一樣說法，像是商議著寫的。又說是替他捐了監，寧、魏看了信，倒躊躇起來。契辛不解所以，問其原故，孫謀道：「不瞞吾哥說，弟是原籍廣東南海縣，淡然是新會，兩處文風極好，監生應考遺才，考取卻不容易，甚至有人花費了許多銀子，買通學台幕友，將姓名補上。若要憑文，隨你本領再好些，也無把握。這裡頭舉人進士的搶手多著呢，我們若照樣買囑，心實不甘。獨做硬漢，學台又未必取入，不是白走了一趟嗎？」契辛道：「話雖如此說，我也聽得貴省文風甚好，遺才難考，但是這樣考試，用銀子買關節，也太說不過去。至如考遺才一層，貴省相沿為例，前年揚州有個樊翰林，放了貴省的學台，說起考遺才來，道是每個幕友，總得送他一兩個遺才。樊公為人極其清廉，尚且如此，可見隨鄉屬鄉，不能過執。屆時二位妹夫，只請進場做文章，此等安排，我去設法便了。」二人聽了無言可答，只得寫了回信，安慰父母。

孫謀、淡然回到房裡，與妻子說知，並皆歡喜。慕隱勸孫謀用些預備的工夫，孫謀道：「那八股是不消用功的，你卻提醒了我，要做一部書，人皆曉得三經要讀的，殊不知道經書，早被秦朝一把火燒盡了，其餘多半是後人偽造。我想出許多證據，在肚子裡尚未寫出，趁著日長無事，要做成這部書，免得那些迂儒，談三皇，說五帝，弄得渾身束縛，一樣事都做不成功。你想京城那些大老，怕不是經書讀的爛熟，八股做得極好，及至辦起事來，沒一樣在行。弄到無法，只好請教書吏，為他成案熟些，好照例

辦。這照例辦三字，誤盡蒼生，現在讀書人中了這三字的病尤深，經書照例讀，八股照例做，鄉會試照例應，沒有一件要用心的，及至僥倖得了功名，當了大任，萬一和外國人交涉起來，也道是條約照例依，貽款照例出，地皮照例送，豈不坑死人嗎？我做這部書的意思，是要先將讀書人第一個照例的念頭打斷，你道好不好？」那慕隱是初次聽見孫謀發此狂議，不覺佩服到地。自此孫謀便與契辛說明，在東花廳後面收拾一間書房，和淡然在內編書。淡然編的書，又是一種，他卻將中國古來的法度，參考時事發論的。二人有了正經功課，倒覺心安理得。那天功課畢後，二人同到契辛書房間談，恰好上海去的莊客回來了，稟道：「包探訪得照片上的那個人，是二月初頭到上海的，不住客棧，在城裡城隍廟前，擺個拆字攤子，過了□餘日，便無影蹤，不知那裡去了。」寧、魏聽了，不勝駭怪。正是：

君平賣卜雖留跡，少伯豪游無定蹤。
不知賈希仙究往何方，且聽下回分解。